

獻身中華

【禱告的能力】許多年前，大概是 1830 年吧！那時候父親是家鄉一名熱心而又成功的傳道人。他讀了一些關於中國的書，特別是賀爾船長的遊記，內心深處不由得為中國的屬靈光景深感難過。但當時的處境，卻容不下他親赴中國傳道的念頭。在禱告中，他對神許下宏願，如果神賜他一名兒子，他願意把兒子獻上，接受神的呼召，在這片廣大而窮困的國土事奉祂。那時候的中國，可說是完全自閉於真理的門外。我對父親的心願，或是當時他所作的禱告，卻是一無所知；直至我在中國工作了七年多，回國之後，才獲悉此事。當我知道父親的禱告，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聽，那時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。

少年的我，認識了一些朋友，他們對信仰抱著懷疑和鄙視的態度，而我也隨波逐流，接受了他們的觀點。然而我摯愛的母親和妹妹卻為我禱告，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。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天，當時我大約十五歲。由於母親不在家，我有一天的假期；午間百無聊賴，為了打發時間，我便跑到父親的書房找一些書來看，但遍尋之下可沒有找著甚麼中看的。於是我翻開小籃，在籃裏的小冊子中揀了一份看來頗具興味的福音小冊。我坐了下來，毫不在意的翻閱著。

那時候，在七、八十哩外的母親，正吃完了午餐站起來，心中為她兒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。她想今天難得時間比較充裕，可以藉此機會為她兒子向神祈求。於是她進了房間，把門鎖上，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禱告，否則便不踏足門外。一個小時復一個小時，慈愛的母親為我向神哀禱；到了最後，不能再祈求下去，而覺得非感謝神不可，因為聖靈告訴她，她所求的已蒙應允——她的兒子已得蒙救贖。

這時，我正翻閱著那份小冊，有一個句子衝著我來：「基督作成的工。」立時間「作成」兩字縈繞我的心間。自忖：「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贖，把罪債抵償，那還有甚麼該作的呢？」聖靈的光照透我的心靈，給我帶來重生的喜樂；在世界上，我再沒有甚麼可作的，只有跪下來，接受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，不住的讚美祂。

數日之後，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證不告訴任何人，然後才把我心靈得著喜樂的祕密告訴她。兩個星期以後，母親回來了，我率先到門外迎接她，告訴她我有個好消息急著要與她分享。母親立即把雙臂繞著我的頸，把我緊抱入懷，說：「我兒，我知道了。我為你的好消息，已經快樂了整整兩個星期。」「為甚麼？」我訝然問道：「難道妹妹不守諾言？她答應過不告訴任何人的。」母親向我保證這好消息不是從人聽來的，然後把上述的經過向我解說一番。

不久之後，我撿起一本小冊，以為是自己的，因為從外表看來，那簡直是一模一樣。我把它翻開，映入眼簾的，原來是妹妹的日記，記述她立意每天為我的得

救向神祈求，直至神應允她的禱告。計算起來，過了整整一個月，神使我離暗就光。自從我開始做一個基督徒，就這樣體會到禱告的能力。

【事奉的呼召】在我得救後數月，一個悠閒的下午，我把自己關在房裏，用了好一段時間與神相交，我懇求祂給我一點工作，好表達我對祂的愛和感激。當我將自己毫無保留地獻在壇上，那浸溢我靈魂的莊嚴感覺，給我一個明顯的確據，就是神已接納我的獻祭。神的同在有說不出的真切。那時我還未滿十六歲，我記得我俯臥地上，伸開四肢，靜靜地俯伏在神的面前，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樂。

在我定意獻身事主後數月，有一異象深深印入我的心靈，這就是神要在中國用我。這工作看來要付出很大的代價，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，因為當時的中國並不開放，罕有宣教士在中國工作，而有關在中國宣教的書籍亦不多見。但我知道在本市一位傳道人手上，有一本麥都思(Medhurst)所著的《中國》，便登門造訪，借書一讀。他欣然答應，並問我為甚麼要讀這本書；我告訴他神要在那地方用我一生。「你打算怎樣去？」他問道。我回答說我一點也不知道，似乎只好跟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在猶太地的作法一樣，腰袋不帶金錢，行路不帶口袋，只靠我的主供給我一切的需要。牧師慈愛地把手放我的肩膀上說：「啊！年青人，等到你年紀較大的時候，你便會比現在聰明一點，這種想法，基督在世的時候可以行得通，現在卻不行了。」

我現在可大得多了，但不見得比那時更聰慧。我愈來愈深信，我們若照著主給門徒的指示和保證去做，在今日的世上一樣是行得通的。

我的父母對於我傳道的決心，既不反對，也不鼓勵。他們勉勵我，當以信心盡力鍛鍊自己的身體、意志和心靈，以禱告的心等候主的引導。這忠告對我很重要，日後我常有機會經歷和證實。

麥都思的《中國》一書強調以醫療傳道的重要，因此我決定研究醫學，作為日後工作一項重要的準備。我在家中讀了一陣子書，之後便跑到赫爾市接受醫學和手術的訓練。我在那裏充當一名醫師的助手。起先，我在親戚處找到一安舒的居所，我工作所得的收入，剛好足夠支付我的食宿費用，但我定意要為主的聖工奉獻不少於十分之一，所以我決定離開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環境，搬到近郊去。那裏只有一房一廳，膳食自行料理，但我可以從容地將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獻。雖然變動頗大，卻帶來不少的祝福。

大約在這個時候，有一個朋友建議我思考主再來的問題，所以有一段日子，我花了頗多的時間來研讀有關主再來的經文。在聖經的亮光引導下，我看到那帶著復活的身軀離開世界的耶穌，將會照樣的再來。主的再來，乃是祂子民最大的盼望，是我們在奉獻和事奉上無比強大的動力，也是我們在試煉和痛苦中莫大的安慰。主並沒有向祂的子民顯明祂再來的時日，為要叫他們日復一日，時復一時，過著儆醒等候主回來的生活。我定意盡力作好迎接主的準備，就查驗我自己的小書室

和小衣櫥，看看有沒有多餘不需要的書籍和衣物，把它們處理分送給一些貧苦的鄰居，使我心靈感到得益不淺。

【事奉的準備】我很快便發覺，原來自己也能過著遠較從前刻苦簡樸的生活。牛油、牛奶，以及其他奢侈的東西，我都不再吃了，主要的食品就是麥片和米飯，偶而也吃點別的東西，以變換口味；所以少許金錢便足夠供給我的需要。這樣，我經驗到自己用得愈少，幫助別人愈多，心中的喜樂和屬靈的福氣也愈豐盛，使我每天都得嘗難以言喻的福樂。

每當想到中國之後，生命的保障，日用所需，以至一切的援助，除了神以外，別無倚靠，因此，我非加強屬靈的操練不可。在離開英國以前，我必須學習單靠禱告，藉著神來感動別人幫助我。我的醫生僱主非常忙碌，恐怕忘記按時付我薪金，就吩咐我到時候提醒他，但我決意不直接告訴他，只祈求神讓他記得，使我可以因著禱告得蒙垂聽而得到鼓勵。有一次，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我的好老闆卻記不起發放薪金，我發覺自己身邊只剩下一塊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幣。那天晚上大約十時，我領完聚會後，一個窮人請我到他家裏去替他的妻子禱告，因她快要死了。我立即答應。途中，他的口音露出他是愛爾蘭人，我問他為甚麼不請一位神父？他說他已嘗試過，但神父要十八個便士才肯去，而他卻出不起這錢。這時，我想起我全部的財產就只有這塊硬幣，又不能分為兩份，若把它給出去，明天午飯便肯定沒有甚麼可吃的了。

他領我上了一道破爛的樓梯，進入一間殘舊不堪的小屋。眼前所見，觸目驚心。四、五個小孩四圍站著，凹入的雙頰清清楚楚地顯明他們飽受長期飢餓的厄困。倒在破爛的草床上是一位筋疲力竭的母親，身旁是一個出世才三十六小時的嬰孩，弱小不堪，連哭也哭不出聲，聽起來倒像在呻吟。我的心裏一直在掙扎，我那令人憎惡的不信，阻止我順服內心的感動，使我不肯把自己所有的救助他們。那時候，我無法說出甚麼話來安慰這些可憐的人。我雖勉強為他們禱告了，但我不知自己怎樣禱告的，可能語無倫次、斷斷續續。最後直到我把手放進口袋裏，慢慢的把那塊錢幣抽出來交給那窮人，心裏才得平安。那天晚上，在返回寓所的途中，我的心和我的口袋一樣的輕省。我享受了一個快樂、安靜的晚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鍋裏還有點粥可以作我的早餐，還沒有把粥吃完，就聽見郵差的敲門聲，給我一封不知是從那裏寄來的信，打開來一看，裏面有一塊半英磅的錢幣。只不過十二小時的投資，就收回四倍的利息！我馬上立志，要把我省下來或賺回來的錢，存入這永不倒閉的銀行。對於這個決定，我至今無悔。

【禱告再蒙應允】兩個星期過去了，我的老闆仍然還沒支付我的薪金，我發覺我的處境又回復到像那難忘的晚上一般。我的困擾並不在金錢上——只要我一開口提醒老闆，任何時候就可以有錢在手，但縈繞在我心懷的是：「我能不能到中國去？

會不會因為我信心不足、能力不夠，以致我無緣參與這寶貴的差使？」

一個星期又快過去了，星期六晚上，房租便要到期。那天下午大約五點鐘，醫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，不經意的問起：「你的薪金不是又到期了嗎？」我嚥了兩三下，儘可能平靜地告訴他我的薪金已過了一些時間。想不到他回答說：「啊！真是抱歉，只可惜你不提醒我，在今天午間我把所有的錢都存進銀行裏去了！」

他一離開，我便立即回到我的小書房，在主面前傾心吐意，直至心裏再次充滿安息和喜樂。那天晚上，我剛打算熄燈時，便聽到醫生的腳步聲；他來告訴我說，有一位頂有錢的病人，竟然在十點鐘過後跑來付醫藥費。他就把剛收到的部份鈔票給了我。這件事使我滿心歡喜快樂的讚美主，我終於可以到中國去了！以後，我無論在什麼地方，遇上極度困難的事情時，每當憶起這次經歷，都帶給我極大的安慰和力量。

又過了一段日子，我覺得應該離開赫爾，到倫敦醫院修習醫學課程。我摯愛的父親表示願意支付我在倫敦的一切費用；同時，中國佈道會的委員會也表示願意供給我在倫敦的生活費用。但經過禱告等候，在主的引導之下，我清楚知道兩者的好意都不可接受。我便寫信推辭了兩者的好意，單單的把自己交託在神的手裏。

【倫敦的生活】倫敦不比赫爾，可以生活得那樣省儉。爲了減輕支出，我與表兄同住一房，自己負責自己的伙食；這房子離醫院要走上四哩路。最經濟的方法，莫如吃粗麵包和喝白開水；這樣，便可以把主的供應儘可能用得長久。我的晚餐和早餐，就是我每天要從醫院跑一大段路回家時買的，一大條粗麵包只值兩便士；中午則吃兩、三個蘋果。這樣的飲食，便能供給我足夠的氣力，每天走八、九哩路。

我以前在赫爾的房東太太，丈夫是倫敦一輪船公司的大副；於是她託我每月到船公司代領她丈夫另一半的薪金，然後郵寄給她，好節省匯費。有一次，她寫信要求我儘快幫她領取薪金，以便支付欠款。這時我正爲考試繁忙，剛巧我手頭上有足夠的錢，就預先墊款寄錢給她，打算一考完了試，便前去提取來還給自己。不料，當我到船公司提取到期的薪俸時，主辦的職員告訴我，不能把錢給我，因爲那大副已擅離職守，跑去掘金去了。

同一天晚上，我在縫釘一本簿子，好作爲記錄課堂筆記之用時，一時不慎，刺傷了右手的食指；頃刻間我便把此事忘記了。次日，在醫院裏我照常解剖屍體；這病人是死於敗血病的，解剖的人若不小心，有甚麼破損，便足以致命。我當然特別小心翼翼，到中午時，我感到十分疲弱，四肢無力，似乎要嘔吐。下午上完一節課，我整條手臂和右半身痛得很厲害，病勢已非常沉重，連旁人也看出來了。我跑到手術室收拾儀器，並將這情形告訴負責的醫生。他認爲我已被熱病感染，勸我立刻叫一輛馬車回家，料理後事。「因爲，」他說：「你是一個死人了。」但我覺得中國有工作在等著我，我是不會死的！無論病勢如何嚴重，我必能脫險。所以對他的提議，一笑置之。

那天我勉力步行回家，進了屋裏，痛得暈了過去，甦醒時已經被移放在床上。我一位住在附近的舅父跑過來看我，並且叫來他的私人醫生給我診治。這時候我身體雖然很是痛楚，但我所記掛的，乃是不要讓父母知道我的病情，以免我失去察看神怎樣為我解決問題的機會。我得到舅父和表兄的答應，不寫信通知我的父母。於是我小心翼翼的挨過危險期。日以繼夜的痛苦慢慢過去，數星期以後，我的體力已足夠使我可以步出房間。這才聽說另兩個與我同時進行解剖的人，已經死去。

【信心被堅固】我的醫生勸我到鄉下休養一段時期，直至恢復相當的體力和健康為止；若太早工作，恐怕後果堪虞。但我決意不讓樂意幫助我的人，曉得我的困境，目的是要單從那聽人禱告的主取得幫助，好叫我的信心得以堅固。主引導我再到那輪船公司去，詢問上次提取不到的薪金。而我付不起車資，並且發放薪金的可能性不大；經過禱告等候神之後，我肯定這是祂的旨意，便憑信心接受主所賜的力量，毅然舉步前行。這船公司離我住處至少有兩哩。因我的信心已蒙堅固，靠著奇妙的神幫助，使我一步步終於走到目的地。

船公司那位負責發放薪金的職員，看見我臉色蒼白，有氣無力的樣子，便問起我的健康來。我告訴他最近生了一場大病，醫生勸我到鄉下休息一下，但想到臨走之前，最好還是上來問問，那大副擅離職守跑去掘金的事，究竟有沒有弄錯。「啊，」他說：「真高興你來了，離職出走的原來是另一個同名同姓的熟練海員。」就這樣，我得回了從前墊付的錢，便又去找那診治我的醫生，想要清還賬項。醫生很客氣，不肯讓我這個醫學生付錢，只收下奎寧藥的藥費，只算八先令。辦妥這件事情以後，我算了一算，餘錢剛好足夠我返回老家之用；我知道這是神為我作的奇事。我的醫生是不信主的，當我把上述的經歷一一見證給他聽後，他眼中含著淚說：「我願意把我所有的換取你的信仰。」

【拯救的大能】康復以後，我重回倫敦繼續我的學業，再投入繁忙的醫院生涯和緊張的課堂生活。快要到中國去的時候，我被派每日替一位患了脫疽病(皮肉腐爛)的病人洗滌雙腳。他雖來自基督教家庭，但自己卻不信有神，對宗教極為反對；並且他的脾氣很暴躁，把想讀聖經給他聽的人趕出去。曾有一位牧師來探訪他，盼望能給他一些幫助，但他竟把唾沫吐在他面上，不許他開口說話。

一開始要照料他時，我為他花了許多時間禱告。頭兩、三天，我絕口不提信仰的事。由於我特別小心洗滌他的病腿，而且盡量減輕他的痛苦，他很快便對我的照顧表示感激。有一天，趁著他向我表示謝意的時候，我戰戰兢兢地向他解說我為甚麼這樣懇勤服事他，指出他的病情是何等的嚴重，亟需要靠著基督，得到神的憐憫。很明顯的，他以最大的自制力把嘴唇緊閉，翻身背著我，不發一言。

我天天哀求神，在他離世之前拯救他。每一次為他洗滌傷口、減輕他痛苦的時

候，我總會對他說一、兩句「神會祝福」這一類的話。但他總是翻身背向我，看來是很憤怒似的，從來不搭上一句話。努力了一段日子以後，我感到灰心失望。他看來不單沒有回轉，反而愈來愈心硬。有一天，替他把腿洗滌好後，我洗濯雙手，然後一反常態地沒有站在他的床邊對他說話，逕自走向房門口。後來我停下來，猶疑了片刻，回頭望他，察覺他驚異的臉色，因為這是我頭一次沒有替主向他說話便打算離開。我不能再忍下去，淚如泉湧，我走回去對他說：「朋友，無論你聽不聽，我必須說出我心底的話。」然後很懇切地跟他談，並且帶著淚水向他表示我多渴望與他一起禱告。他並沒有翻過身來，只說：「如果這樣能安慰你的話，請隨便吧。」我當時的喜悅真是難以言喻。不用說，我立即跪下來，為他向神傾心吐意。我相信就在此時此地，主已叫他的靈魂悔改。

此後他從未表示不願意聽我講道，或是替他祈禱。過了幾天，他切實地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。這位喜樂的病人在悔改之後，存活了一陣子；這段期間，他努力見證神的恩典，永不言倦。雖然他的病情令人感到十分痛苦，但由於性格和舉止的改變，使得服事的人也覺得照顧他不再是一件苦差，而是真正的樂事。我在中國早期傳道的一段日子中，許多時候，環境看來要使我的一切努力陷於絕望，但當我念及這人的重生得救，我便得到鼓勵，堅持下去，無論人們聽不聽，繼續宣講神的道。

【中國之行】盼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臨——我要離開英倫，遠赴中國。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，中華傳道會在「達姆福利斯號」的船尾艙房裏，為我舉行了一個簡單的聚會，差遣我到中國傳道。

我摯愛的母親來到利物浦跟我話別。她與我一起進入小艙房，母親用慈愛的手，整理我的小床，然後坐在我的身邊，同唱我們長別前最後的一首詩歌。我們跪下，母親為我禱告。因船快要開行了，於是只好珍重道別。為了叫我好受一點，母親盡量抑壓心內的情緒。分別後，她走上岸。我孤單一人立在甲板上，船開向水閘，她也跟著往前走。船過了水閘，這次我們真的要分別了；猝然間一道哭聲從母親絞痛的心決堤而出，像刀一樣刺透了我，使我永遠也不會忘懷。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」的意義。

船啓航不久，我們遇上了秋分的暴風，風浪很大，幾乎出不了麥士河口。十二天來，我們都是在愛爾蘭海峽盪來盪去，出不了大海。船長和船員雖然百般努力，終究是無濟於事。九月二十五日晚，我們已漂流至嘉拿溫灣，與海岸的距離愈縮愈短，最後離岸邊的巉岩只一石之遙。基督徒的船長對我說：「我們活不上半小時，你對主呼召你到中國傳道有甚麼想法？」我滿心喜樂的告訴他，我對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，我深知我一定會到中國去；但假如神有別的安排，我總以順服祂的旨意為念。

不到數分鐘，風向轉了兩度，我們得以逆著風駛出海灣；但船首的斜桅擺動，

船受到嚴重的損傷。幾天以後，當我們駛出了大海，便在船上進行了徹底的修補。

航程中，因為沒有風，而損失了不少時間。通常是在日落後才起微風，直到天明；日間卻沒有風，船便停下來，任由漂流。有一次當我們接近新畿內亞的北部，離陸地只有三十哩遙。早上，船長發現有一股時速達四海里的水流把船帶向暗礁，恐怕在黃昏前船便要觸礁了。所有人都同心協力，想把船頭掉轉，使船駛離海岸，但終告失敗。大家靜立甲板上一段時間，船長對我說：「所能作的已全作過了，現在只好等候結局。」我心裏頭掠過一個思想，便答道：「不，我們還有一件事未作。」「甚麼事？」他問道。「禱告，」我回答說：「讓我們同心合意地求主馬上賜給我們清風。」船長同意我的建議。我們四個基督徒先一同禱告後，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間等候神。我經過一段簡短而深入的禱告後，覺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，不能再祈求下去，便很快的再走上甲板，但見船檣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風中顫動，我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來。數分鐘後，我們以每小時六至七海里的速度，迎浪前航，很快的我們便脫離了險境。

在抵達中國之前，神藉此鼓勵我，叫我將一切的需要，藉著禱告帶到祂的面前，並且信賴祂必因著祂獨生子之名的緣故，在我每一個緊急關頭裏幫助我。

【早期的宣教經驗】我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抵達上海；所遇到的困難，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。那時，一股稱為「紅巾」的叛軍正佔據了上海，與政府軍對抗。對於歐洲人來說，要住在外灘租界以外的地方，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；而要在外灘租界找房子，又決不是有錢便可以辦得到的，更何況我是一個身無長物的異鄉人，前途可說是一片黑暗。我身邊有三封介紹信，如今成了我唯一的指望了。內中一封信的介紹人是我所熟悉和敬重的好友，我自然特別看重這封信。我立即打聽信裏所提及的人，但發覺他在我到中國途中，患上熱病，已死去一、兩個月了。

聽到這則消息，心裏好生憂愁失望。只好打聽另外一封所介紹的宣教士，結果又使我失望——他已回到美國去了。袋裏還有第三封信，由於這是一位不太熟的朋友寫的，所以我對此信並沒有像上述兩封信那樣，寄以厚望。可是後來事實證明，這乃是神藉以幫助我的渠道。這封信是寫給倫敦會的麥都思博士(Rev. Dr. Medhurst)，他把我介紹給樂克醫生(Dr. Lockhart)，樂醫生把我安置在他家裏，我在那裏住上了六個多月。我第一個中文老師艾德根博士(Dr. Edkins)——就是由麥博士替我請的，他跟已過世的韋烈先生(Mr. Wylie)，在語言方面，給了我很大的幫忙。

這一段日子確是充滿了紛亂和危險。有一天我和韋烈先生出城時，正遇到河對岸的炮臺開始向城裏攻擊，砲彈的呼嘯聲近在身旁，兩名正與韋烈先生傾談的中國苦力，由於躲避不及，不幸都受了傷，他們因拒絕把受傷的足踝鋸除，結果都死了。有一次，我和一位宣教士在他家裏的陽臺上，突然之間，一枚流彈在我們中間掠過，砲彈陷在牆裏。

在樂克醫生家裏住了六個月後，我在租界外租了間房子，開始在鄰近的中國人

中展開一點點的宣教工作，數個月間，頗有成效。由於晚間附近經常有零星戰事，我惟有放棄睡眠，只在白天休息。一天晚上，離我家極近處發生火警，我爬上屋脊看看是否需要走避。一枚砲彈擊中內院對面的屋脊，片片碎瓦如雨般落在我身上，而那枚彈珠卻滾落在下面的院子裏。事發後不久，我便放棄這所房子，搬回租界去了——這個決定絕對不算太早，就在我把最後的行李搬離之前，這幢房屋已被燒燬至片瓦不全。

在這一段受試煉的日子裏，戰爭的恐怖、殘暴和悲慘，對我這一個生性敏感的人來說，真是一個嚴酷的考驗。寒冷、飢餓、在危險的黑夜裏守望無眠，其中的痛苦豈是旁人所能了解；此外，又添上開荒者所有的濃烈孤獨感覺，這份孤寂在許多情形下根本不可以對人透露，否則，別人會以為你在暗示向他求助。但這些都是神妥善而精心的選擇，以及周到和愛心的安排，使我在這種環境中經歷神話語的甘甜、神同在的真切和神幫助的寶貴。而事實上，這些日子正是叫我倒空自己，學習謙卑，而完全順從並仰賴神的帶領。

一八五四年的秋天，在艾德根博士陪同底下，我們平安地完成了為時約一星期的旅程，深入內地。當然，講道是由艾博士負責，而我則幫忙分發書冊。

【首次佈道的成果】一八五五年春，與英國教會傳道會的卜爾頓牧師(Rev. Burdon)聯袂作了一次佈道，途中頗歷艱險。四月二十六日，我們從狼山要到通州。在船上吃過早餐，在未進城之前，我們把自己交託在天父的手中。

我們的中國教師極力勸告我們不要進城，因為該地的軍人有種種不法的行為；但我們心意已決，靠著神的幫助，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攔阻我們。我們做了一些安排後，便把書分成兩袋，只帶著一個僕人進城；走了不遠，僕人開始怕了，便要求請准讓他回去。我們向來不勉強別人冒險，自然立即答應他，決定自己背起書袋。就在這一刻，我們遇上了一名長者，他很誠懇的勸告我們止步，否則必會吃盡通州軍隊的苦頭。我們感謝他的好意，但我們決意無論前面是鎖鍊、監牢，乃至於死，仍要靠著神的恩典，未傳福音便誓不離開通州。

途中經過一小鎮，約有千個村民；我就在那裏以國語對廣大的群眾宣講耶穌的福音。我心靈滿有祝福、喜樂和平安；而出人意表的，我的口舌竟可以暢所欲言。我們又在那裏分發了一部份的新約聖經和福音單張。

將近旅程的終點，我們抵達城的西郊；我心裏閃過早期基督徒在遭遇逼迫時的禱文：「主啊！看他們現在所施的威嚇，請賜你僕人勇氣，得以放膽講論你的道。」經過這樣的禱告，我們把自己交託在祂的看顧中，跟著拿起書冊，舉步沿著通向西門的街道而行。離城門還遠的時候，一個孔武有力的人，在半醉之下顯得格外粗暴，他抓住卜爾頓先生的兩肩。我的朋友盡力掙扎，好把他摔開去。我上前看個究竟，但立時被十數人包圍，把我們趕入城去。他們以最粗暴的態度對待我們。最初抓住卜爾頓先生的大漢，不久便轉過來抓我，極盡凌辱。他屢次把我摔在地

上，扯著我的頭髮，又拉我的衣領，使我幾乎窒息。我的雙臂和肩膊都給抓得青紫。

途中，他們爭論怎樣處置我們；溫和的士兵主張送我們到衙門，其他則主張立即把我們處死，不必等候上頭命令。我們二人心裏卻完全平安，並且彼此提醒，使徒曾經以配為基督受苦而快樂。

我們一直給拖曳著，弄得渾身無力，一身是汗，舌頭乾得黏在上顎，好不容易抵達縣衙。我們被帶到陳大老爺的面前，他先前曾出任上海道臺，自然知道對待外國人不可無禮。他對我們甚是客氣，請我們到內院，我把這次行程的目的說明，再把聖經和福音單張送給他，他稱謝收下。我把書中的內容簡略介紹一下，並簡單地把我們的信仰向他說明，他很留心聽，而四圍的知事、衙役、侍從等人自然也在聽了。然後他吩咐人拿來點心，我們欣然領受；他也與我們共進茶點。

坐了許久，便請他准許我們到城裏遊覽一下，並分發帶來的書冊。他欣然同意。我們又提到這次受了很大的侮辱，但是不打算追究，因為明白到當兵的知識很低。為了避免再度發生這樣的事情，我們要求他發出告示，規定以後不得再有類似的騷擾、凌辱。這一點他也答應了，還禮貌周到的親自送我們出去，又差派幾個衙役沿路照顧打點。我們很快的把書冊送完，安然離城，回到船上。

【與賓威廉同工】一八五五年底，在神帶領之下，我認識了英國長老會傳道會的賓威廉牧師(Rev. William Burns)。我們聯袂出發，住在船上，往江蘇之南、浙江之北的大城小鎮宣講福音。在這之前，我在麥都思博士建議下，放棄了西服，改穿中國裝束。改變服式可帶來不少好處。而賓先生當時尚作英裝打扮，他看見我年紀雖然較小，各方面的經驗也較淺，講道的時候，卻有人肯靜心聆聽，而他的聽眾只得好奇的頑童，可沒半點誠意聽他講道。我又受到鄉民的邀請，在他們家裏作客，而他卻遭人婉言相拒。經過數星期的觀察，他終於改穿中裝；以後他也不斷領略到其中的方便。

賓先生對神的話語極之愛慕，生活聖潔可敬，並且與神緊密相交。數個月來與他在一起，使我受益非淺。他豐富的經歷和屬靈的洞察力，以及他對宣教的一些觀點，對我日後組成中國內地會，播下了積極有效的種子。

通常，我們所到之處，無論是大城小鎮，每天在向神禱告之後，大約早上九時許，便提著輕便的竹凳，離船上岸。找到合適的地方後，我們其中一人便站在竹凳上，開口講述福音。這樣大約要講二十分鐘，講的時候，另外一人則在旁邊禱告。然後兩人互換位置，好叫剛才講話的人得著休息。這樣過了一兩個鐘點，我們便轉移地方，再次宣講福音。中午回到船上吃午飯、團契、禱告，然後再出外工作，直至日暮。

有時，我們也遭到惡徒的騷擾。有一次，在浙江北面邊界的烏鎮，那裏民風驍悍，是鹽梟和壞人的避難所。船遭到襲擊，他們用從附近田裏弄來的大塊硬泥，向

船上擲來，船篷被打破，船身的上半部也毀爛了一大片，船內的東西全給污泥蓋著。感謝神的保守，沒有人在這事件中受傷。過後，我們仍舊離船上岸，向群眾講道。下面是一位在事件前曾經聽過福音、接受單張的人，寫給我們的字條，使我們深得安慰與鼓勵：

「日前懇請賓氏及戴氏二夫子送我好書。適有我鎮惡徒，心為『撒但』所迷，未識『大衛之子』，以致膽敢『拉加』、『魔利』，損毀尊船。誠蒙俯允日後賜下書冊，特此致謝，並求惠贈：《新約全書》、《善人將死嘉言錄》、《基督徒要道》、《基督教要理》、《令全世界快樂之途》等各一冊。謹此問安，感激不盡。」

【呼召往汕頭】我們被迫離開烏鎮，回到上海後，遇到一位在汕頭做生意的基督徒船長，他在我們面前一再強調那地方的需要，並且說到有英國商人在那兒販賣鴉片、奴隸，但卻無英國宣教士傳講福音。神的靈感動我，使我覺得是祂的呼召；但數天下來，我仍是不能順服這呼召。我從沒有遇上一位像賓先生那樣屬靈的父親，也從來沒有享受過那樣聖潔快樂的團契生活；我對自己說，這決不是神的旨意，要叫我們分離。

一天晚上，我們造訪羅爾牧師的家。用過茶後，羅夫人為我們彈唱一曲，名叫「傳道人的呼召」，我大受感動。回去後，我滿臉淚水的告訴賓先生，主如何引導我，而我怎樣抗拒，不願意離開他，獨自前往這新工場。賓氏聽時，神色十分詫異，看來只覺快樂，沒有一點難過；他隨即回答說，在同一晚上，主也呼召他到汕頭去，他當時只覺得一點惋惜，那就是要和我分手。將汕頭的需要，帶到我和賓先生跟前的基督徒朋友包華士船長，聽見我們決定前往那裏傳道時，真是大喜過望，欣然答允免費給我們乘搭他的船去汕頭。

我們在汕頭所面對的困難和危險，以程度之嚴重、發生的頻繁而言，我們以前在別處的工作，便顯得安全和輕省了。廣東人對外國人的憎恨和鄙視，簡直刻骨銘心，「洋鬼」、「洋狗」或「洋豬」乃是最常見的稱謂。但這一切卻使我與主有著前所未有的深切交通，祂也曾被人鄙視和棄絕。探訪村落，隨時都有被綁票脅持，要求贖金的危險，村民一般稱這一帶為「沒有王法」之地。但在這樣的環境下，神往往彰顯了祂照顧保守的大能。

過了四個月，本地一名官員生病，當地的醫師盡皆束手無策。這官員後來聽聞某人說起，謂曾經得我醫治，頗見成效，於是便向我們求助。神賜福我所用的藥物，這官員康復了；在感激之餘，便協助我們租下整幢房屋作醫院和藥房，而我就回上海去取存放在朋友處的藥物和手術器具。

當我回上海而不在汕頭的期間，有一晚，一批強盜闖進賓先生的寓所，把他們的東西都搶走，惟獨不帶走任何書籍，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東西不值錢。第二天清早，他們給敲門聲驚醒，原來村民來要買書。到了早餐時間，他們不但有足夠的現

金可以購買食用，並且有路費可供其中一人前往附近的雙島，去取得接濟。買書者絡繹不斷，使留下來的人一無所缺；但到了第三日，一本書也賣不出去。正當賣書得來的錢剛好用盡，去的人卻帶著供應回來。

【人意不如神意】我在抵達上海以後，才發覺以前寄存藥物和器具的房舍已遭大火焚燬，所有藥物和大部份的器具已蕩然無存。藥物在上海非常昂貴，而我身邊的錢有限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親赴寧波去找屬同一傳道會的派克醫生，求他幫助。我原預期事情順利辦妥後，很快便能回到汕頭，與所敬愛的朋友賓先生相聚一起，在那裏展開工作，神卻有別的安排。途中，全部行李給僕人竊逃，我還以為彼此失去連絡，到處打聽僕人和挑夫，歷盡艱險，延誤行程。

等到事情辦妥後，中英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徵兆已顯，南方大部份的宣教活動已遭禁止，賓先生也來信勸止我回到汕頭。幾個月來在汕頭一帶地方的工作，的確烙有神賜福的印記；但神的意思並沒有叫我們任何人留在那裏，收取莊稼。賓先生不久也被中國官員逮捕，並且下在監裏。神的引導實在十分奇妙，祂首先阻止我重返汕頭，然後引領我在寧波安頓下來，並且使寧波成為我日後工作的中心。

我抵達寧波時是一八五六年深秋。一八五七年是動亂的一年，當在寧波的廣東人獲悉英艦炮轟廣州的可怕消息後，他們憤慨和暴怒的情緒就像怒潮般席捲一切。他們立即著手計劃襲擊城裏和附近外國人的居所，這計劃也取得了道台的准許，但外國人卻完全蒙在鼓裏。碰巧在這群策劃屠殺的人當中，有一個人，他的朋友是在宣教士的家裏工作；他擔心他朋友的安全，因此便警告他，促他不要給外國人做事。這僕人把事情透露給他的主人知道，我們才曉得自己已身在險境，便聚集禱告，尋求至高者的保護。

當我們在禱告之際，主已開始動工。祂帶領一較低級的官員——寧波海關監督，往見道台，與他力爭，說這種愚蠢的作法，必帶來滔天大禍，引致其他各地的外國軍隊進侵，把全城夷為平地，塗炭生靈。最後道台收回成命，命令廣東人不可發動攻擊。這正好發生在我們尋求神庇佑的那一個晚上。

【在寧波的第一個果子】有一次，我正在傳講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有一中年人站起來，在他的同胞面前見證他在福音大能裏的信心。

「長久以來，我一直在尋找真理，」他誠懇地說：「在我之前，我的先祖亦一直在尋找，但卻沒有找到。我曾經遠近尋訪，卻一無所得。在儒、佛、道三教之中，我找不到安息；但今天晚上，我從聽聞的福音當中，終於得到安息。自此以後，我是耶穌的信徒了。」

這人是寧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領導地位的執事。在他歸信救主後不久，他以前所主理的佛教團體有一個聚會。我陪同他到達會場，他就在他以前的信眾面前，見證信主後所得到的平安。不久之後，他以前一位朋友也悔改歸主，接受洗

禮。他們二人，從此長期不斷地向人傳講這大喜的福音，直至離世。

在他悔改後數天晚上，他問起福音在英國傳了多久。我告訴他，我們聽聞這福音已有數百年了。「甚麼！」他驚訝萬分地說道：「怎可能你們擁有這福音達數百年，至今才到來傳給我們知道？爲要尋找真理，我的父親花了近二十年的光陰，死的時候仍一無所得。啊！爲甚麼你們不早點來呢？」

【按時的供應】就在我到達寧波的那一年，我花了很多時間思索我跟中國佈道會的關係；佈道會給我薪俸，使我生活用度沒有缺乏，但佈道會本身卻常常欠債。可以說，我所收到的薪金，往往是佈道會借貸得來的。據我看來，神的工作若因爲經濟問題，難以繼續的話，那準是這工作已到了一個地步，或發展至一個特別的階段，或是已到了一個時候，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。爲免良心不安，我寫了封信，要求從明年起辭職。

我所作的決定，在信心上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考驗。我完全不肯定神要我替祂作些甚麼，又或者祂會否滿足我的需要，好叫我能夠像以往般工作下去。我沒有期待朋友來幫助我，也不曉得神會透過甚麼途徑來幫助我；只要祂給我最低限度的供應，叫我能夠養活自己，我便願意把所有的時間，都用在向不信的人傳講福音。假如這不是祂的旨意，我打算甚麼工也去作，以養活自己，然後把剩餘的時間全部騰出來，從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。

至於神如何祝福帶領我、供應我，我永遠也不能盡說。偶然經費上發生困難，總是因爲要使饑餓的人得到飽足，使瀕死的人得到希望；至於個人需用方面，卻從未有過缺欠。在我到達寧波後一年，我曾服事一位患上嚴重天花的美國牧師，之後，本應把服事病人期間所穿過的衣服燒掉，以免把病傳染別人。但當時手頭上的錢卻不夠我添購新的衣服，我惟有禱告。主答應我的祈求，使我出乎意外地獲得失落已久的一箱衣服。這箱衣服是我在前年初夏離開汕頭遠赴上海時，留給賓牧師看管的。這批衣物及時到達，無論在時間和意義上，都叫我對父神的供應有一番甘甜的體驗。

我們每天給窮人派發早餐(主日除外)，平均約七十人份。有一個星期六早上，我們清繳了一切開支，又購備了明天的食用之後，手上已不名一文。我們不曉得神如何爲我們預備星期一的需要，但在我們的壁爐上卻掛著一幅中文對聯——「以便以謝耳」(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)和「耶和華以勒」(主耶和華必爲我們預備)。就在那一天，我們收到了一張二百十四元的支票。星期一早上，貧民照常來吃早餐，因爲我們深知這是神的工作，神必預備，所以沒有通知他們不要來。

又有一次，我們身上只有一文錢。我們再一次將我們的難處告訴主，祂聽取我的禱告，救助我們脫離困境；還在我們跪下禱告的時候，從英國寄來一封信，信中附有一份捐款。按時的供應，不但解決了日來燃眉之急，並且叫完全信靠神、又願意事奉祂的人不至於羞愧。

【神是我們的避難所】一九五八年，我和所愛的妻子結婚。她不但是神賜給我的寶貴恩惠，她也是許多人的祝福。在那十二年裏，她把生命呈獻給愛她的人和中國。一九五九年初，我摯愛的妻子染病，身體十分虛弱；到了最後，看來已沒有復原的希望。我試過一切方法，但都沒有果效，負責診治的派克醫生也感到束手無策。生命正迅速消逝，唯一的盼望就是神。就在我同宣教士們為我妻子禱告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一個尚未援用的治療方法，就離家到派克醫生處商量，他也贊同我提議的方法，可是回到家裏一看，病人在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之下，病情竟大見好轉。枯槁憔悴的面孔，已轉為安靜舒適的睡容，且不見有任何不利的病徵阻礙病人康復。

同年秋天，派克醫生的妻子遽然離世。因需立即把他那失去母親的兒女送回國去，就要求我接辦他的寧波福音醫院。經過幾天等候神的引導，我就接受了派克醫生的交託。一向以來，醫院的經費都是從派克醫生診治外國人所得的醫藥費而來的，他離去後這收入來源便告中斷。但主預知我們的需要，醫院的經費正絡繹於途。就在快面臨山窮水盡之際，我收到朋友自英國寄來的信，當中附有一張五十英鎊的支票。朋友在信中謂他最近喪父，得了一份遺產，他決定不將這筆錢花在生活享受上，而願意用在主的聖工上。他先寄上五十鎊，全由我決定它的用途。他只需要知道這些錢是如何運用，以及是否再有別的需要。

主不只在經費上聽我們的禱告，許多病人的生命都得蒙救治，看來全無希望的病居然醫好了，一些嚴重而危險的手術也成功了。神又賜下遠比這些更為永久的福氣。許多人接受了福音；在九個月中，醫院裏有十六位病人接受了主，登記加入寧波教會的有三十人。

【創立中華內地會】照料醫院的責任，加上我其他的傳道工作，使我的身體和心靈長期勞累，健康迅速地衰退下去，不得不返回英國療病。在我來說，因為健康不佳而要放棄在中國為神工作的機會，那簡直是一場災難；更何況工作剛剛比以往更有果效，突然要離開寧波那一小群極需照顧和教導的基督徒，心內倍添愁煩。我的憂傷並沒有因為返抵英國而減少，因為醫療報告顯示，至少在未來數年內，我不可能重返中國。我當時一點也不曉得，神要我與中國作長久的分離，乃是必須的；身在寧波的時候，四周的呼求壓得我透不過氣，叫我無從想及中國內地其他地區有著更大的需要！在英國的數年間，我每天注視著掛在書房牆上的巨大地圖，遼闊的中國內地，以及我曾經為主工作的小小地方，都與我同樣接近。禱告是唯一可以減輕我內心重擔的方法。

在這數年間，我也有更多時間深入研讀聖經。如今我才明白，若沒有在這些日子得著神話語的餵養，以我當時的屬靈基礎，實在無法成立像中華內地會那樣的宣教組織。

數月來懇切的禱告，以及經歷過無數次的徒勞和失敗，我深信要推行中國內地

的宣教工作，亟需成立一個特別的機構。當時中國內地有十一個省份沒有宣教士，我求主每一省派遣二人前去，另加上二人往蒙古，我求主一共差遣二十四名同工到中國去。我不斷為此禱告，很快便有不少年青人願意獻身宣教。神在我家附近為我們預備了地方，使他們能住在一起，接受訓練，以投身於傳福音的工作。

【第一批傳教士成行】一八六五年，中華內地會宣告成立。捐款源源而來，超過所需要的數額，我們甚至印了一張通啓，讓大家知道一切開支所需，已蒙聽人禱告的神賜給我們了。

有一次，我獲邀前往一處村落講道，內容是有關中國宣教。我答應了，條件是不收捐獻，並要求刊登在節目單上。負責邀請我的先生在聚會中任主席，他說從來未有遇見這種要求；但他終於答應了。會中，靠著一張大地圖之助，我陳述了中國的地理和人口分佈情形，以及這國家對福音的極度需要，許多人明顯地受了感動。

聚會結束的時候，主席說應我所請，節目單上聲言不收捐獻，但他感到許多與會人士，如果沒機會為這善工奉獻一點金錢，他們必會十分難過，感到良心不安。他認為不收捐獻只是我個人的意願，我不應違背眾人的心意。但我卻懇請他們持守我們的協議，並且指出我不收捐獻的理由，就是不想與會的人士，基於一時的情緒，就當時的方便而奉獻；我建議他們回到家裏，細細思量中國迫切的需要，然後求問神到底要他們作甚麼。經過思慮和禱告後，如果覺得神只需要他們在金錢上奉獻，那麼他們可以把金錢捐獻給任何在中國宣教的傳道會，或將它寄到我們在倫敦的辦事處。但很多時候，神所要的並不是金錢的奉獻，而是要他們獻身於神在外地的工作；或是要他把比金錢遠為貴重的子女，奉獻給神的工作。

次日早餐時候，主人稍遲才來到，並且承認他昨夜睡得不大安寧。他說：「戴先生，我想了整晚，昨天我以為你對收捐的觀念是錯誤的，現在我承認我的看法改變了。昨晚當我想及無數中國靈魂像流水般向著黑暗湧進去，我只能像你所提議的喊道：『主啊！你要我作甚麼？』我想我已得到祂的引導，這裏便是了。」他交給我一張五百鎊的支票，又說假使昨天收捐的話，他只打算捐出數鎊，但經過一夜的禱告，他便獻上這張支票。

不用說，我對這份厚禮感到十分驚奇和感謝。用早餐時，我又收到一封由奇力馬田公司寄來的信，通知我可將「蘭茂密友爾號」的客艙全部包給內地會。我立刻跑到船上去，看見一切都合適，就訂了下來。

五月二十六日，我們坐「蘭茂密友爾號」啓航到中國去。同行的有十六名傳教士。於是內地會的工作正式展開了。—— 戴德生